

雲海爭奇

且

(Z)

還珠樓主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三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名著
長篇小說

雲海爭奇記

第三集

還珠樓主撰

武功造詣之深，可想而知，如真比鬥，夫妻齊上，兩打一，也不是他的對手。父親極口稱贊，說昨晚雖沒見他動手，功夫已見一班，老眼無花，果然不差，好生欽佩，打了一陣，見愛妻累得粉面通紅，兀自不肯道罷。小妹神態從容，手法却漸遲緩，看神氣似想讓姜氏略佔上風，以便認輸停手，又不願被人看破，在等機會，暗笑愛妻，不知深淺進退，如若叫破，恐羞了她，晚來惹氣，不點，讓小妹賣個破綻，輸了去，豈不被他笑話，連自己也成了不識的蠢才，忙乘二人勝負未分之際，插口說道，你嫂妹二人，都是一夜未睡，歇一歇力，泡碗好茶，吃了再說吧，這樣打法，要打到什麼時候，姜氏祇是矜浮，人却聰明，稍點即透，聞言猛想起自己身已見汗，小妹却是神色自如，即此已見高下，況且有兩三次，連用險招，小妹一避便開，明有破綻，從不還擊，分明相讓無疑，丈夫定在旁看出他武功高強，故意點醒，幸而未見勝負，自己敗了還好，如被他讓出一個勝招，就此停手，丟人更大，念頭一轉，佯嘆道，不要你管，我知不是妹妹對手，故意和他糾纏，想學兩手，要你說破則甚，我已兩三次，敗在他手，俱承相讓，你祇道你眼亮，我就不知道麼，小妹道，那有此事，姜氏乘機跳出圈去，指着小妹笑道，你真調皮，我不和你打了，歇

一歇再說，少時再行領教，反正今天，不顯出真功夫，決不放你過去，小妹見被他夫妻識破，知道不拿出點顏色不行，祇得含笑答道，家母素常多病，妹子所得有限，祇家傳幾手劍法，尙還用過兩天功，少時獻醜，請嫂嫂指教如何，姜氏笑道，怎麼樣，這才說出一點實話不是，再等一會，阿娘便起，妹妹難得到此，率性等到晚來，請賊伯伯吃過酒席，再行施展，今夜便住在此地，明日午飯後，我再陪妹妹，一道回去，專誠給老伯母請安好了，小妹知道陶元曜，要往虞家，取那寶石，又想把江明，留在虞家，多聚些日，有許多話要面說，便陶元曜，也必有一番吩咐，當夜必須趕回，此次前來實因何異，再三相強，並還藏有深意，非來不可，出於無奈，怎能留住在此，聞言慌道，妹子今晚有要事，又沒有向家母說明，恐不等終席，便要趕回，還是趁世姊未醒以前，獻醜吧，姜氏意似不快，微嗔道，我一片熱心，滿想對楊暢談一夜，明日同行，妹妹怎這樣情薄，一夜功夫都不肯留呢，小妹淒然道，嫂嫂不要多心，妹妹生來命苦，這些年來，母女二人相依爲命，除有一去世的義父，和虞家義兄嫂三人外，更無一個親故，巴不得多有一個親人近友才好，似嫂嫂這樣，一見知己，又是世交，喜歡都來不及，豈有見外之理，實緣昨晚，無意之間，遇見多年失散的兄弟，他現在黃山蕭隱君門下，此次師徒同來，妹子意欲留他在此，聚上些日，今晚必須見蕭老師一面，否則嫂嫂厚愛，焉有違命理，好在以後相隔不遠，

見面日長，處得時久，妹子是否不知好歹，就明白了，何環原聽父親說過小妹近事，也插口道，江世妹所說，我聽阿爹說過，但是實情，依我看來，阿娘快起，世妹晚來又要趕回，率性改日領教吧，姜氏道，我們姑嫂相好，與你男人家，什麼相干，偏你多說話，我原是存心激他，你當我真個怪他麼，妹妹身世，我也聽阿爹阿娘說過大概真教人聽了難過，妹妹既忙着回去，我想一會功夫，也施展不完，我們在此談天也好，小妹聽他不再強留，心才放寬，暗忖主人如此懇懃，何況將來難免借助他家之處，理應和他親近一點才是，於是也打起精神，隨和姜氏說笑，談了一會，姜氏見何環，還守在旁邊，便笑道，你還不到前面去，看阿爹有什麼事沒有，一逕跟着我們做什，何環道，你當我願意在此，吃你排揎麼，我是等娘起來，到前面去，好有話說哩，姜氏賭氣道，那你一人，等在這裏，我和小妹妹，到房間裏說去，何環道，原來你和世妹，有背人的話，何不早說，我走好了，正說之間，何環之母劉氏，恰好走來，見三人在此說笑，姜氏綁着褲腳，笑問道，你們定向世妹領教過了，我聽你阿爹說過，小妹年紀雖小，手底祇是耳聞，沒有親見，單昨夜看他身法脚底，差一點的老輩成名人物，還趕不上他呢，你們莫又現醜了吧，何環道，醜到沒現，才說了一句，姜氏便瞪了他一眼，接口笑道，不用你代我遮蓋，自己人，便丟醜也不要緊，等找自家說，阿娘，你不曉得，這個小妹妹，人是又聰明，又標緻，武功更好，就是一椿，略爲

有點小刁，明明一身好本事，偏要怕人學乖，不肯施展出來，我正故意逼他施展，少爺看出我不行，怕我坍台，又在旁邊叫穿，真無趣向，劉氏原本也是個中好手，雖然多年未動，手法生疎，目力依舊高明，早看出小妹，動止端凝，二目神光滿足，英鎗內斂，非比尋常，姜氏如何能是對手，便笑道，姜氏，你真糊塗，世妹初來，怎麼不是外人，終要客氣，何況他家規素嚴，那似我家，這麼隨便，你叫他獨自施展本領，也還可說，偏要和他打對兒，如何肯傷面子，將你打敗，與其這樣，還不如等夜來席散，由我作主，請他施展一回家傳武功，連我阿娘，也可見識見識呢，似你這樣不客氣，逼人對手，世妹回去被老伯母，和虞家夫妻知道，才笑話哩，小妹聞言，不住謙遜，姜氏道，都是妹妹，才叫阿娘說我沒規矩，你還要客氣哩，這還不是阿娘慣的，又借世妹來說我，小妹正覺不好意思，劉氏笑道，你這世嫂，聰明能幹，什麼都好，就是人太爽直一點，自你世叔歸隱以來，輕易不與外人來往，我想我們山野之人，去掉拘束，享點天倫之樂，全家親熱和氣多好，我就這一個兒媳，又不要做樣子，給別人看，祇要他們大體不差，也就是了，要那許多禮節作什，可是太隨便了，世家大族聽去，終是笑話，姪女不要見笑吧，小妹道，一家人，原應如此，姪女也是初來，心又有事，如平日，早放肆了，姜氏道，憑你這神氣，會放肆，我要相信才怪，劉氏笑道，天不早了，中點該是姪女出面，我們一道廚房裏去吧，小妹謝

了，何璟問明用何點心，自去前面，隨父陪客，劉氏便率姜氏小妹，同往廚房中去，安排菜點，並告做法，以備少時出外陪客時對答，小妹到了一看，見那廚房，甚是整潔，所有肴點用具，無不豐盛精美，看了一陣，三人正待走出，忽然何璟跑來，朝姜氏招手喊道，你到這裏來，我有話說，姜氏笑道，除了阿娘，就是世妹，有話就這裏說，不是一樣，還避人麼，何璟看了小妹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姜氏才知礙着小妹，故作不經意道，你沒什正經，我倒要聽你說點什麼，隨說隨往前走，小妹已隨劉氏走出，見何璟夫妻，站在廚房側面梧桐樹下，唧唧噥噥說話，不時偷覷自己，好似於己有關，忽聽姜氏道，憑他也配，真想昏頭了，事既由我嘴快所起，自有我來承當了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何必心急，等阿爹進來商量過，由阿爹去回覆他吧，姜氏且走且答道，阿娘不曉得，阿爹早晨，已回覆過他，進來沒對他說，這位晚娘，也不量量力，竟要等人家回去時，當面敲鑼鼓呢，如不對世妹說明，鬧起來，多不好看相，這都是我不好，單單昨天在婆家，頭一回過生日，他要端出做娘的架子，不能不來，一時口快，被他無心聽去，知我決不作成，率性自家下手，朝來不過給阿爹打個招呼罷了，劉氏道，你阿公既知此事，必有安排，還是不要心急的好，小妹這才聽出，果然於己有關，正尋思自己怎會在此有事發生，對方又是何家姻親，叫人難解，姜氏又道，不管怎樣，終歸明說才是，說時，正走過一個亭子下面，姜氏便請

劉氏小妹，入亭落坐，先喚隨侍在後的小婢，去端茶點，隨將前事說出，小妹聞言，好生氣惱，原來姜氏之父，六指飛俠姜繼尙，原配崔氏，昔年因見丈夫，中年無子，先勸納妾，姜繼尙夫妻情重，始而不允，後來遇見紅娘子冉金紅，乃大盜冉修之女，武藝高強，人極美豔，兩下由打成了相識，彼此傾心，經人一撮合，言明以禮迎娶，與崔氏姊妹相稱，無分嫡庶，姜氏性情柔和，表面上處得頗好，可是冉金紅，私心特重，覺自己後來，姜氏人既聰明，又知愛好，從小便隨父親學武，十分用功，冉金紅最講外場，對於前房孤女，休說責打，連重話都不說一句，起初心裏也沒什過於岐視之處，祇爲治家嚴刻，不似前房寬厚，下人們心存怨恨，日向姜氏挑撥，姜紹祖人頗聰明，却無恆心，姜繼尙因姜氏自小聰明伶俐，又因結髮恩愛，祇此一點骨血，總覺無母之女，格外愛憐，事事偏袒，姜紹祖自不服氣，姜氏聽信下人離間，以爲母親，是因父親納妾，氣病而死，懷恨金紅，時常背着父母，借練武爲由，拿話去激姜紹祖和己對手，打地洩忿，於是姊弟，成了仇人，姜紹祖雖然好強，挨了黑打，不肯說出，日子一久，仍被金紅知道，自己好名心重，不便凌虐前房女兒，氣在心裏，後來實忍不住，告知丈夫，姜繼尙不但不聽這枕頭狀，反說紹祖和姊姊差不多年紀，一樣家傳武藝，還有你這好娘，長日指點，又是一個男子，怎會打不過姊姊，平日偷懶，不知向上，怨着誰來，當長姊的打兄弟，有什錯處，這樣正可激勵他，

下功練武，你我都不用管，金紅得丈夫寵信已慣，不想平日做盡乖面子，力說女兒，怎乖怎好，丈夫聽了，不過一笑拉倒，稍說他不應該欺負兄弟，背人重打，句句真情，竟碰釘子，當後娘的，就這等難法，有心大鬧一場，又恐旁人議論，把以往賢名，付於流水，祇得忍氣說道，你已入暮年，我也半老的人，就這一個獨子，小娃家知什輕重，不論誰失手打傷，全是自己兒女，不比外人打了，還可出氣，那時怎生得了，姜繼尚却說，聽你說話，紹祖決非女兒對手，我就對他說去，何璟不住搖手，似叫姜氏低聲，回顧小妹行近，正拿眼望他夫妻知被聽去，知愛妻皮氣，與小妹正在耍好頭上，必不肯瞞，祇得說道，你就是這樣，事情不過剛提，並不一定，你急什麼，何苦又去得罪你那晚娘，姜氏道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不關你事，你自請吧，說時，小妹已隨劉氏路過，何璟說了聲，世妹停歇再會，回身向外走去，小妹聽那口氣，似是姜氏娘家的事，方覺誤會，姜氏忽然冷笑了一聲，對劉氏道，阿娘，你看這位晚娘見了風，就是雨，爲了我那沒出息的寶貝兄弟，什麼念頭，都瞧得出，我這位親爺，偏信他的話，也不想自家兒子，有什出息，真叫奇怪，劉氏先聽他夫妻爭論，已然明白兩分，便問是否昨日夜裏，你所料之事，姜氏點頭哼了一聲，劉氏道，這也難怪他轉念頭，人是真好，只是這事情，辦不到啊，姜氏道，誰說不是，如非世妹在此，立刻我就挖苦他去，現在我打算和世妹說明，一同對付他呢，劉氏道，

當然不會傷他，至於女兒，最知輕重，萬無傷害兄弟之心，兩小姊弟，比武練習，各長本事，再好沒有，你看他本人，都未向父母告訴，可知無關緊要，至多落個下風，有何妨礙，不信喊來，當面問，祇他挨過一回重手，或是傷了那裏，我說女兒就是，隨喚紹祖來問，紹祖每次過手，都吃姜氏，激僵在先，少年好強，以告父母爲恥，又怕父親，惟恐說出自己本領不行，又受責罵，不肯用功，不但不認帳，力說從未受傷，反說自己也有勝時，這一來，越發把金紅的嘴堵住，狀未告成，還使丈夫，疑己偏心，氣得直哭，心中懷恨，無計可施，話被下人偷聽了去，立即偷告姜氏，姜氏聞言，越發胆大，直把此事，看成家常便飯，每隔三二日，必把紹祖，引向無人之處，激他比武，打上一頓，打時非常留心，皮面上，永不留下一點殘破痕跡，對於金紅，更是極恭盡禮，所有下人使女，又多半是姜氏的黨羽，金紅永拿不到他的錯處，氣得沒法，屢次想給他當面闖破，以便就此變臉，不料人還未到，姜氏早已得信，仍作沒事人一般，依舊動着手，却不再打，至多略佔上風，拿出長姊指點兄弟的派頭，說他不肯用功，教訓幾句，存心讓金紅偷看了去，等金紅走開，再打一回，仍找補上，過了些時，又被金紅看破，知道下人中，有了好細，算計好時日地點，預先加了安排，到時假說往看二人比武，快要行近，忽然改作不去，暗中留神回顧，有一使女，正往前急走，知他去向姜氏送信，設已不去，愛子一定挨打無疑，忙把預先約定的丈夫

喊來，一同飛步前往窺視，以證己言不謬，那地方相隔打場甚近，驟出不意，事無人知，使女都早遣開，自料這次定十拿九穩，誰知姜氏，比他更鬼，除買通他房中使女，一得信便即趕來報知外，還恐突然闖來，不及防備，每次相打，都另派有一名貼身愛婢，藏伏在隔院假山上面，金紅人還未到，早被望見，把平日放慣的鴿子放起，立即警覺，這兩種報信人，俱用暗號報知，無一近前，金紅如何知曉，這次姜氏，改變故技，不單打並做樣子，還對紹祖，一招一式的細心解說，應該如何防禦，如何進攻，何者爲對，何者爲非，叫人看去，真比老師教徒弟，還要盡心得多，金紅一見，便知自己，又上了他當，方自氣惱，偏生那不爭氣的兒子，挨慣黑打，懷恨在心，見姊姊今日，忽然改打爲教，不但不屑從學，一點未聽進去，反想借着他身手遲緩，乘隙報仇，借着姜氏說話比喻之際，冷不防上頭用力一拳，底下跟着又是一腳，姜氏早已暗中留心及此，故意挨他一下，立時跌倒在地，可笑紹祖，還不知趣，大喝我教你這不識羞的母老師，挨我一頓好打，說時，飛身縱起，撲將過去，姜繼尙見兒女過手，指點，方覺有趣，一見兒子乘姊不備，竟動真的，不由太怒，大喝狗東西，你敢打你姊姊，我要你命，聲隨人起，當先飛縱出去，金紅知道兒子，中人鬼計，要吃乃父毒打，一時情急，也搶縱出去，身法終不如姜繼尙的快，紹祖早吃打了一下嘴巴，當時腫起，金紅又疼又急，一把抱起兒子，縱過一旁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

姜繼尙大喝，沒出息的狗東西，還待往前追打，姜氏早裝作護痛縱起，抱着繼尙的腿，直喊兄弟和我過手玩，爹爹打他作什，金紅見他用計暗算，又充好人，頓聲指道，大小姐，你真做得好，我佩服你，繼尙益發大怒，他姊姊如論本領，明比他高，好心好意教他，不肯用功，又不服善，自己親姊姊，有何仇恨，却乘他比教手法，沒有防備，暗下毒手，打倒在地，還要趕盡殺絕，趕上毒打，這些事，我都耳聞目覩，你偏心袒護，已大不該，還要冤枉我女兒麼？金紅因來時，親見使女報信，以爲姜氏，必是料定自己還來，故意如此做作，祇要把那使女，喚來拷問，便可將姜氏陰謀，一齊透露，聞言勉強把怒氣壓下，冷笑答道，我不錯，實在不忿我兒，挨人的冤枉打，因爲年青好強，又不認帳，當年吃虧受氣，出來主張公道，無奈這位大小姐，太聰明了，每次都未被我捉到，可是今日天網恢恢，會有真賊實犯，落我眼裏，你祇見眼前，自然難免怪我兒子，你先不要急，我定還你父女一個公道就是，姜氏聞言，心中暗笑，表面仍做出冤枉氣極之狀，一言不發，珠淚直流，繼尙見狀，一面安慰女兒，怒冲冲答道，任你說得天花亂墜，我總眼見是真，你如說不出道理來，繼尙決容他不得，金紅冷笑道，那個自然，隨轉問姜氏道，大小姐，你做得好事，你兄弟年紀輕，多不好，也該看在你爹分上，你日常借練武打他，却叫小丫頭代你巡風，今日本又要打你兄弟，因有了頭阿桂，給你通風，知我和你爹，要來偷看，改充好人，假裝

教你兄弟手法，故意露出破綻，你那沒出息的懸兄弟，平日吃你苦太多，不知你這當姊姊的，自己打得不高興，還要借你阿爹的手，打他一頓好的，以爲可以還你兩記，才上的當，是與不是，天日在上，年青人花開正在好的時光，須莫要紅口白牙的瞞心昧己呢，姜氏聞言，裝作氣得周身亂抖，含淚顫聲說道：女兒和弟弟，當時過手，原是想這樣大家可以長進，幾時在存心借此打他，還有娘說的話，簡直連點影子，女兒都不曉得，女兒因昨晚傷風，不大舒服，適才還是弟弟前來尋我，再三要我比武，剛來到此地，練了不多辰光，除女兒和弟弟外，不會見過第二個人到來，怎說丫頭報信，又是什麼假裝破綻，好害弟弟挨打，女兒因弟弟不肯服善用功，說他幾句，動手時，彼此難免破不開，那是常有的事，不過弟弟人很有志氣，從不肯瞎說賴帳，娘如不信，可當面問他，看有丫頭，來過沒有，金紅冷笑道，你答得真好，一面高聲，命人去喊阿桂，一面拉着紹祖的手，忍淚說道，乖兒子，阿娘因是晚娘，從不肯落人閒話，以致我兒，受盡欺負，我知你好高，讓人僵住，答應在先，寧甘吃苦，不肯賴帳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娘爲你不知生了多少閒氣，着了多少次急，人家欺負我母子，娘還鬧個偏心，差點沒傷了多少年夫妻的情分，我也不要你幫我作假，祇要實話實說，讓你那糊塗阿爹，曉得曉得，我連重話都不說人一句，祇要你躲開，少吃點苦頭拉倒，今日臉已鬧翻，你再上人的當，不肯實說，娘氣苦難伸，還要做人

不來，你看值得麼，金紅說了這番話，滿擬兒子說出實話，即使丈夫，不肯深信，總可借話下台，免却兒子一頓好打，紹祖偏秉着乃父遺傳，直傲性情，不肯說誑，聞言氣忿忿的答道，我和姊姊過手時，誰贏的時候都有，不過他佔上風時多，他比我強，贏我不難過，祇不應該，佔了上風，每次總要說上許多閑話，他又不是我的老師，誰能服他，至於每次過手，我兩個都不願丫頭們看，姊姊說，我兩個是姊弟骨肉，誰輸了不要緊，不能叫外人看了失面子，今天才打不多一會，更連一個走過的人，都沒有見，姜繼尙心存先入之見，聞言越當女兒對兄弟，純是愛好之意，不是挖苦是意在激勵，並還恐兄弟打輸了失面子，連丫頭都不許在側觀着，有時還故落下風，以提兄弟興趣，用心周密，無微不至，愛妻還要說女兒奸詐不好，真乃活天冤枉，有心數說一頓，繼一想，多年恩愛，從未反目，今日由他兒子口裏，證實他所說全虛，已夠難堪，再把臉扯破，不特夫妻參商，女兒日後，益發難處，雖不是他親生，名分終是母親，何況耳目相待，也無什不好之處，女兒年長，不久也就出嫁，祇自己拿定主意，不聽閑言，便不致有什虧吃，還是給愛妻，留點面子的好，想到這裏，故意對姜氏道，你兄弟雖不用功，你挖苦他，也是不該，自家骨肉，和美好，你娘不願你們相打，以後兩人不許再過手了，紹祖再不用功，留神我的鞭子，我還到前面有事，你母子姊弟三人，各自回房去吧，說罷，頭不回，轉身就走，金紅先見兒子說

時，丈夫不住冷笑，臉上氣色不善，暗恨愛子太不爭氣，明是這樣，也應改個話頭，何況實上人當，以爲這頓打，必要換上，自己反正沒臉，剛準備丈夫一發話，率性反翻臉大鬧一場，不料這等輕描淡寫，說了女兒兩句，便自走開，先頗奇怪，繼見姜氏，朝乃父背影，看了一眼，然然省悟，知道丈夫，仍是信愛女兒，不過不願掃自己面子，雖然有氣，但也不便再說什麼，祇得拉了紹祖，轉身就走，姜氏依然含笑相送，氣得金紅暗中咬牙，無計可施，回房把阿桂喊來拷問，問他何故看見自己，轉身就跑，阿桂一口咬定，忽然內急覓地小解，始終沒見小姐的面，不信請問少爺，紹祖也從旁邊勸說，阿桂適才並未去打場，那有通風之事，金紅雖料定有詐，打了幾下，問不出道理，也就拉倒，由此把姜氏，恨到極點，祇是無奈他何，好容易第三年上，姜氏與何環，行獵相遇，互相愛好，時常背人，往後山相會，被金紅發覺，剛想設計破壞，報復前怨，不等發作，姜氏得信，告知何環，暗稟乃母，託出人來求親，兩家門當戶對，姜繼尙本來見過何環，深喜他少年英俊，一說便允，金紅害人未成，反到促成姜氏，嫁了個好夫婿，表面上還得爲他盡情盡禮，細心安排嫁粧，真叫有苦說不出，因姜氏嫁得好，自己祇此一子，終日籌思，想給愛子，討一房才貌雙全，武藝超羣的媳婦，便和丈夫絮聒，託人物色，姜繼尙總說，兒子年輕，文武兩門，都來不得，平常的你不願意，真有好的，人家看不上這無用女婿，我們也沒向人張

口，再說年紀也輕，無須忙這一時，討親太早，每日戀着老婆，更無心用功向上，最好先把你兒子管好，或文或武，祇有一門來得，我便捨臉求人也值，金紅見丈夫，百事都肯聽從，惟對愛子，一點都不通容，決計自己暗中物色，無奈六指飛俠姜繼尙，退隱以來，除了有限兩個老朋友，隔一半年一聚外，久已不與外人來往，山中居民，除了姜何二家的親戚，便是用人佃工，共總一二百戶人家，那裏找這樣好的女子，金紅挑選既苛，又因自己娘婆二家，俱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以武爲重，丈夫以前仇人甚多，愛子本領不濟，爲了異日免受仇家凌欺，更非有一個武藝高強的兒媳，不能相助愛子，支持門戶，自己又不能獨自出門尋訪，終日爲此懸念，上下人等，全都託到，連個回信都無，偏生姜氏嫁後，上得翁姑歡心，下得丈夫敬愛，百事隨心，每回娘家一提到婆家，便得意洋洋神氣，越想越氣不忿，正打不起主意，也是活該出事，小妹到前一天，正是姜氏生日，何異請姜繼尙夫妻吃早麵，金紅不願意去看姜氏狂態，叫姜繼尙先往，到時裝着心疼病發，命人辭謝，姜繼尙知他心意，午飯後回家，再三勸說，女兒過門，頭一個生日，你們都不登，親家面子，不好看相，無論如何，也該勉強應酬一下，親家今晚，好似有事，沒留我吃夜飯，女客無關，最好旁晚前往，就說病好趕去，圓一圓面子，免人說你母女不和，金紅劉氏兩親家母，尙還投緣，心想何家來往，盡是江湖名流，親家母也是行家，怎忘了託託他去，便

卽依言前往，劉氏人甚和善，姜氏雖和金紅，心裏暗鬥，常着人前，却會做乖面了，有說有笑，假親熱，金紅家中人少，沒有何家熱鬧，談高了興，主人再一挽留，竟沒捨走，飯後何環進來，取何異許久未用的軟兵器，金紅覺着奇怪，便問親家有何急事，深夜外出，還携兵刃，姜氏素來口快，便把小妹來約之事，說了一個大概，除了小妹真實姓名來歷，因何異知道事關重大，沒向何環明說，姜氏祇知是公公故人之女，沒有說出外，至於小妹，如何孝母，如何長得美貌，本領又是如何高明，俱都加個渲染，活似親見一般，姜氏原是酒後高興，用作談資，無心之言，金紅却一句一句，都打入了心坎，心想這樣好女子，那裏找去，女家是親家公，世交至好，家又寒苦，憑自己的身家名望，還不一說就成，真再湊巧沒有，本想當時就託劉氏做媒，事成不但不要女家賠奩，情願把親家母，請至家中與乃女同居，送終養老，因有姜氏在側，既託劉氏，不能不帶託他兩句，又恐從中破壞，以爲此事何異一言九鼎，決計暫時不提，回去和丈夫商定，明日一早，由丈夫突然出面，託何異求親，祇一點頭，何異說話，決不反悔，姜氏想要破壞，也來不及了，盤算定後，天已不早，告辭回去，到家和姜繼尙一說，姜繼尙雖不喜兒子早婚，一聽小妹，如此賢孝多能，又是大家式微，幼遭孤露，備嘗艱苦，也活了心，再說愛妻一陣苦磨，非要他出面作成此事，不肯干休，想了想，笑答道，你不必多話，這樣好的女家，我自然願意，不過何親家的好朋友，